



黃成文 畢然 著

紅粉鏢頭



074877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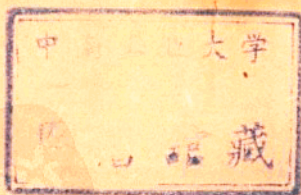
黄成文 毕然 著

红粉鏢头

44.572

H C W

V. 2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安徽文艺出版社
PDG

(皖)新登字04号

红粉黛头(上、下)

黄成文 毕然 著

责任编辑:鲁书潮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金寨路283号)邮政编码230063

发行:安徽省新华书店

印刷:阜阳印刷总厂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印张:29.75

插页:4

字数:635000

版次: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5000

标准书号:ISBN7—5396—0808—0/I·728

定价:14.80元

(本版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内 容 简 介

镖行世界，腥风血雨，尔虞我诈。

纯洁少女于小丫，被仇家陷害，被迫隐名埋姓投入粗犷惊险的男性世界——镖行。初次行程，便面对各种流氓地痞，下流之徒。可怜孤身女子在淫魔手中绝望挣扎，难保清白之身。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、爱国志士、武林豪杰、民族败类、采花大盗、神偷义盗纷纷登场，或以色相诱人，或以武功逞强，无不展示出镖行的阴毒和危险。于小丫在各路豪杰的保护下，几经磨难，挣脱苦海，竟然成为名驰江湖的“红粉女镖头”。

本书语言生动，人物形象鲜明，是近年来国内武侠小说中难得之佳作。

目 录

卷 一

一	护镖与劫镖.....	(1)
二	小闹与大闹.....	(18)
三	救命与索命.....	(31)
四	阳谋与阴谋.....	(46)
五	色鬼与魔鬼.....	(67)
六	爱心与狠心.....	(83)
七	厮杀与厮混.....	(100)
八	三鬼与三妖.....	(115)

卷 二

九	情哥与情妹.....	(133)
一〇	艳遇与遭遇.....	(147)
一一	痴父与痴女.....	(160)
一二	争气与怄气.....	(175)
一三	损招与毒招.....	(192)
一四	验身与保身.....	(207)
一五	暗帮与暗害.....	(220)
一六	一魔与三魔.....	(233)

卷 三

- 一七 迷药与解药..... (247)
- 一八 真爹与假爹..... (260)
- 一九 偶得与偶失..... (276)
- 二〇 丢物与丢人..... (290)
- 二一 拙问与巧问..... (304)
- 二二 智斗与勇斗..... (318)
- 二三 俏口与脏口..... (335)
- 二四 打趣与打击..... (348)

卷 四

- 二五 伤心与伤身..... (365)
- 二六 醋意与情意..... (376)
- 二七 爱情与色情..... (389)
- 二八 暗试与暗杀..... (406)
- 二九 追捕与追问..... (418)
- 三〇 掩护与掩杀..... (430)
- 三一 中伤与损伤..... (442)
- 三二 奸情与恋情..... (460)

卷 五

- 三三 淫乱与捣乱..... (469)
- 三四 花言与花招..... (481)
- 三五 善心与恶心..... (496)
- 三六 爱徒与歹徒..... (511)
- 三七 遗嘱与遗恨..... (526)

三八	鬼话与鬼计.....	(540)
三九	多心与多嘴.....	(553)
四〇	蒙人与蒙面.....	(568)

卷 六

四一	追人与追命.....	(585)
四二	险招与险境.....	(600)
四三	丑史与丑行.....	(615)
四四	贱事与贱人.....	(629)
四五	入港与入套.....	(643)
四六	限期与死期.....	(658)
四七	暗探与暗访.....	(673)
四八	诈死与真死.....	(688)

卷 七

四九	寻死与寻人.....	(707)
五〇	住店与闹店.....	(722)
五一	寻敌与寻友.....	(737)
五二	妓女与烈女.....	(751)
五三	恨根与毒根.....	(762)
五四	良心与浪心.....	(782)
五五	黑心与黑手.....	(795)
五六	报酬与报仇.....	(808)

卷 八

五七	乱真与失真.....	(825)
----	------------	---------

五八	卖友与救友.....	(838)
五九	隐形与现形.....	(853)
六〇	妙计与奸计.....	(868)
六一	毒人与毒虫.....	(888)
六二	邪念与邪行.....	(902)
六三	归顺与归宿.....	(915)
六四	结合与结束.....	(928)

一 护镖与劫镖

“光——武——于！光——武——于……”一阵阵粗犷豪迈的喊镖声，回荡在崇山峻岭间。此山名叫盘龙岭，雄伟崎岖，峰高涧深，怪石林立，杂树丛生。一条条的盘山路，忽隐忽现。半山腰的盘道上，一支保镖的马队，约有二十余骑，正在匆匆赶路。

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匹乌骓马。马上一人五十岁上下，身材高大魁梧。粗辫子盘绕的四楞脑袋，不自觉地微微晃动。圆脸庞上风尘仆仆。一对丹凤眼偶尔瞻前顾后、左顾右盼一下，露出警惕而又自信的眼光。两片厚嘴唇自然地闭着，嘴角边显出得意的笑纹。黑色的紧身绸上衣，衣襟紧紧塞在练功带内。灯笼裤子，裤腿兜着风。明缉脸儿白袜、黑色千层底布鞋包裹的双足，半插在葵花镫内。一柄镶金钳玉的剑把儿，显露在黑色绣花氅外，剑把儿上的指印十分醒目。显然，这把剑伴随他已有很多年头了。他就是南昌光武镖局的总镖头——于海龙。

他已历经了二十多年的保镖岁月，凭着出类拔萃的武功与闻名遐迩的威望，还没栽过跟头失过镖。每次押镖，趟子手无不亮出他的名头。“光武于”就是告诉沿途的黑白两道人物，这是光武镖局于海龙押的镖，使一般原欲劫镖者也就

望风而退了。

紧傍着乌骓马的是一匹枣骝马。骑马人是一个豹头、环眼、鹰鼻、阔口、红脸膛、络腮胡的中年汉子。只见他绛色上衣紧身可体，下穿马裤，足蹬薄底靴。右手紧紧按在剑把上，左手不时地触摸腰中的钢环。高昂着头，两片黑紫嘴唇不时地开合蠕动，好象一直在无声地念叨着什么。一双乌亮略带蓝光的眸子，片刻不停地东看西瞅。看样子只要一有风吹草动，他立刻就会大打出手。

此人脚一磕蹬，枣骝驹又向乌骓马靠了靠。他用眼角膘膘于海龙，脸上一阵充血，脖子也变粗了，而且青筋直跳。嘴张大了，露出白森森的牙齿：

“总镖头……”

于海龙摸清了他的脾气，知道他又要说一番激昂慷慨的话了。一路上他这么激动过几次，只是没说出什么新鲜内容。于是便打断他，笑着拍拍他的肩膀，轻松地说：

“武烈贤弟，咱们的路还很远，你这么紧张要累坏的。放心吧，我自觉没有跟人过不去的地方。一般的硬碴儿不可能来招惹咱，一般的软碴儿也不敢来招惹咱……”

武烈没等于海龙说完，也打断了他的话头，用吵架般的声音答腔。见对方使眼色，才略为放低了调子说：

“总镖头，你的话谁能不信？我也知道只要提到你的大名，就象星月照空，就象雷电击地。大江南北，黑白两道，对于你谁不仰着脸看？跟着你行走江湖道，本可以高枕无忧，可是我总觉得：这份儿镖既贵重又奇特，货主既可怜又可敬，只怕闻风者要来抢夺，咱还是小心为妙。”

“谢谢贤弟多次提醒！愚兄已经铭记心中了。”

“总镖头可别嫌我说话罗嗦啊！”

“怎么会呢！时时提醒我有好处啊！”

“好啦！我不再多说啦！若真有哪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前来打劫，我老武就是他的克星！”

“我信得过老弟。”于海龙感激地点点头，“刚才刘英一连给我讲了几个笑话，意思也是告诫我不要大意失荆州。你俩真可以说是我的左膀右臂呀！”

“哼！”武烈的脸色立时有些发暗，挺挺脖子没再说

话。于海龙猛然想起他跟刘英有些合不来。正要趁机来劝劝他：“出门在外的，千万不可闹别扭！”可张开嘴没出声。因为忽然发现西边一箭之地的树林里，隐隐约约有许多人影在晃动，他立刻不动声色地打量起来。

林中约有五十来人，全是轻装短打，一个个刀出鞘箭上弦，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这边。

于海龙心里一动：咦！看样子来者不善。我刚才说出大话，莫非就要丢人现眼？

一阵旋风，拨转拧摇着树木从前面刮来，卷起草屑石子扑打人的脸面，还掀起衣裳往身上钻。搅闹够了，才朝后面刮去。树枝恢复了飒飒慢摇，树叶恢复了沙沙轻唱。

林内一个身材矮小，黄白面皮的人，把单刀一摆，用低沉却有力的声音命令道：

“弟兄们，上！”

忽然，一位人高马大的黑脸汉子，把手中双钩一挥，拦住正欲出击的众人：

“我看哪个王八蛋敢动！”

噢！于海龙心中一动：这个黑大个子不是龙虎山的大寨主胡奎吗？他武功高强，性情粗暴，狂妄自大，从不服人，手下的人都是打三挟俩的汉子，今天怎么又碰上他啦？看来事情要出麻烦了！

林内，小个子见胡奎阻拦他们，心中十分疑惑：

“大哥，不是你叫俺来劫镖的吗？怎么临时变卦又不让动手啦？莫非你认识他们怯阵了？你也有怕的人吗？”

“胡扯！”胡奎低声粗气地驳斥他，“哪个王八蛋怕他！我是敬他！老二，你初来乍到，摸不清大头小尾巴。这个于海龙咱可千万别惹！”

“哼哼……”小个子用鼻子哼了两声，才改用嘴，“他于海龙还能比大哥你强到哪里去？他不也是一颗脑袋两只手吗？就凭咱俩手中的一刀两勾和这些能征惯斗的弟兄们，我就不信收拾不了这二十来个人儿！”

其他人也跟着小声地鼓噪起来：

“大寨主，你老别长他人的志气，灭咱的威风。二寨主说得对，咱要料理这些人，还不是饭筐里抓窝窝头儿——一手到擒来？”

“他们在明处，咱们在暗处。只要你一声令下，弟兄们先放一排子箭，撂倒他一片。然后一鼓作气，杀了姓于的，这镖不就成了咱们的啦？”

“这可是个好机会，不能错过啊……”

“王八蛋！”胡奎不光没被劝转，反而更上火了，“你们鸭子一嘴鹅一嘴地吵吵个鸟啊！根本不知道哪山上出猴！这个于海龙可不同于一般的镖头。他武艺惊人，又好朋好友。在这方圆上百里，不！在咱全中国，还有不知道他的

啊！他武功服人是小事儿，恩义待人是小节。有多少劫镖人被他剑下放生，从此再不打他的坏主意。还有一些人被他的义气感动，化敌为友，立誓为他卖命……”

“这年头儿，哪里还有恁好的人啊！”不知是谁偷偷冒出这么一句。

“哪个王——哎，谁不信？”胡奎骂了半句又改了口，一边用眼在人群中寻找说话人，一边用嘴说下去，“别人爱信不信，反正我是信了、服了……”

听大寨主谈论他服气的人，众人仿佛看见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

“五年前，我听同道们称于海龙为江南第一剑，心中不服气，肚里憋成疮。哪个王八蛋能忍得住哎！我有意找他去比武，说的做的都够粗的。他推辞不掉，含笑应付。俺俩斗了一天一夜。外人没看出胜负……”

“大寨主的武艺好着哩！”不知是谁想买账，单夸他这一方。

“好个鸟！我事后才知道，是人家暗地里手下留情了。我胸前衣服上被旋削出两个圆洞，一般大小。你们想想这得多深的功夫？你们再想，假使人家伸伸剑，把我的身子旋出俩圆洞来，我不成了四个眼儿屁尿？说不定早碰上阎王爷的蛋了……”

“轰！”大伙儿被这粗鲁话逗笑了。

“你们笑笑可以。谁要把我这打不响的事说出去，我非宰他个王八蛋不可！”胡奎咧了咧嘴，算是笑了一下，然后绷起脸继续说：“我虽知道他礼让了，可还是咽不下这口窝囊气，非要再找机会煞煞他的威风不可。后来，我探清他只

带十多个人保镖去南京，就暗中领了四十多个弟兄去阻截他。在虎狼谷跟他干上了……”

“大寨主，那一次胜了吗？”有人插言问。

“你急个鸟哎？得等我的舌头翻过个儿来呀！那一次，只因人数悬殊太大，他差点吃了大亏。后来，眼看他要落败，忽然斜刺里冲出几十个英雄好汉，援救了他，围困了我。眼看要了我的好看，于海龙却又给我解围，说道：‘诸位，这是我胞弟因生闲气与我斗殴，你们放了他吧，！我这才得以逃出，往自己脑袋上揍了十几拳，发誓以后争取做他的朋友，不做他的对头。只是当时放不下脸来说，把头耷拉到裤裆里，走开了……’”

“那些来帮忙的人，就相信于海龙的话吗？”二寨主问。

“听他说得跟真的一样，有啥不相信的？帮他的那些人既不认识我，也不认识他，只是慕名相帮。”

“你咋知道人家不认识他？”二寨主还追问。

“我听于海龙冲那些人讲：‘请朋友留下万儿来，大恩容我后报！’这不很明显互不相识吗……哎！你们看！于海龙他们发现咱了，快撤！”

“哎！撞了网的大鱼又被放跑了……”二寨主摇摇头，十分惋惜。

胡奎白了他一眼，一边硬驱赶众人往后退，一边说给二寨主也说给大伙儿听：

“咱们今天即使能打败于镖头，夺了镖，以后他的众多朋友也会找上咱的门儿，叫咱吃了瓦块厠砖头，偷鸡不成白蚀米。这次是哪个王八蛋探的信儿啊？为什么不说清是于海

龙的镖？让老子差一点又得罪了这朋友……”

山道上。武烈见于海龙的目光投向树林，也随着转过脸去。看清后，牙一咬，眼一瞪，“嗖”的一声就出了鞘，剑尖往林中一指：

“总镖头，这些人定是劫镖的。冲过去，宰他几个！”

于海龙仍在目不转睛地窥视树林，没转脸，只挥挥手：

“且慢！先看看他们有何举动，然后再动手不迟”。

“这还有啥好看的？他们鬼鬼祟祟的，准不是好东西！咱还是先下手为强吧！”武烈平时就爱认死理。

于海龙未置可否，往后一转脸，问道：

“刘英，你可看到林中那些人了？你有啥想法？”

话音刚落，后边的一匹白马就紧跟上来。马上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。马白人也白。素色绣花氅相衬白中透红的脸庞。玉柱鼻子稍微有点耸起，透出一股刚直气。两道眉毛又黑又浓斜插入鬓。一对大眼，眼球黑白分明。白眼球，白中透蓝；黑眼球，黑得放光。眼睛不住地直忽闪，一闭有点子，一睁出智谋。他未曾说话带几分笑意，薄嘴唇内露出雪白的牙齿，神彩飞扬地说：

“总镖头，我早看清那几十号人了。他们先前想动手劫镖，后来又动腿撤走，不知葫芦里卖的啥药。你老常说的几句我记得很准：‘得饶人处且饶人’，‘敌不动我不动，敌欲动我先动’。我看还是等看清他们的花花肠子再说吧！”

武烈好象一口吞下几只苍蝇，十分反感、恶心。他最妒嫉刘英的能言善辩、伶牙俐齿。他最讨厌刘英的自我表现、抢出风头。看着刘英的笑脸也不顺眼，听着刘英的好话也不顺耳。此刻，他向身后一位镖师招招手，等那人催马赶上

来，他故意提高点声音说：

“张兴，你整天象个没嘴的葫芦，啥时候才能学乖巧讨人喜欢？不过我倒认为：越是笨嘴拙舌的人，越好说真心话，不会花言巧语胡弄人。你说说吧：咱们该不该动手？”

刘英见武烈讽刺、挖苦自己，正要说什么，被于镖头使眼色制止住了。

张兴那张象是多日没洗过的黄脸上带着苦笑，没睡醒似的细眼半睁半合，伸手挠了挠蓬乱的头发，摸了摸下巴那一片乱糟糟的黄胡子，塌鼻梁下的蛤蟆嘴呱哒两下说：

“动手也行，不动手也行。你们说咋办就咋办呗！”

“啥？”武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“你只能算放了几个光臭不响的出溜屁！这根本不叫话啊，说了跟不说一样。哼！你们不敢动手就留下，我替镖头去收拾这些小贼！”

张兴瞥了武烈一眼，抖了抖双肩，咂了咂嘴，一声没吭，慢慢低下头去。

刘英平素里不小心，常常得罪武烈一类的人，可他又极不愿与人不睦。他耐不住僵局的冷落，故尔又都是他主动找对方和解。这一会儿他凑过来缓和地说：

“武镖师别动火气。你看看，人家不是已经开始撤退了吗？”

“撤退也是被我老武抽剑吓跑的。他们既然找上门来，咱就不能白白算完，不能让他们轻易跑了！”武烈还是拉出出击的架势。

于海龙觉得他太过分了，温和的语气中稍带点责备地说：

“武镖师，人家一定是看清是咱，讲究礼让。咱再追就

为仁不义了吧？”

武烈脖子拧了拧，没好意思跟总镖头顶嘴，照马屁股上抽了一鞭，赌气头前走了。

“光——武——于……”喊镖声再次响起。镖队顺着盘山道继续前进。

蓦然间，前面传来了一阵异样的动静。

趟子手喊镖的声音嘎然而止。马儿们也象通晓人性，都不用喝止，便不约而同地止住了蹄子。

武烈在前边，最先听到响声，不由自主地抓住剑把儿，摸了摸腰挂的钢环，皱紧眉头向四周看了看，最后目光直视前方，侧耳听了一会儿，勒转马，来到于海龙面前，粗声稞道：

“总镖头，听动静正南方象是来了几十匹马。是不是刚才那些家伙又骑上马绕道堵截咱啦？”

“不可能！”于海龙想都不想便答出来，“他们若真想劫镖，刚才动手多得地利，何必舍近求远绕弯子？”他看了看偏西的太阳，双眉耸动了一下，喃喃自语，“可不是他们又是谁呢？难道真有人打我光武镖局的主意？真有不知好歹的贼子敢来虎口拔牙吗？不可能啊！这里是我拜兄丁自勉的地盘，怎么会……”

刘英屏息聆听着前边的动静，大眼睛眨巴了几下，倏而睁大，射出两道锐光，说道：

“总镖头，别管谁的地盘了，我看这里脱不了要当一次战场……”

“噢！刘镖师，软软的舌头啥话都会说啊！怎么跟刚才不是一个调子啦？这一回是咱饶人家还是人家饶咱？”武烈抓